

讲故事

JIANG GUSHI



K285
2987

真假地雷陣 ····· 葛夫夫 創作

圓苔草 ····· 朱順康 創作

拜年 ····· 朱鶴仙 創作

趕在雷雨之前 ····· 華介友 創作

紅軍強渡大渡河 ····· 吳克斌 編寫

小師弟 ····· 楊新軍 創作

讲故事

·丛刊·

第十三辑

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 文1198 开本 787×1092毫米 3/32 印张 1 1/8 字数 24,000

1965年10月第1版 196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20,001—241,000

统一书号: R10024·3156 定价: 0.09元

农村少先队活动速写

张乐平 画

圣野 配诗



看书又读报，
都是为的啥？
长大当个新农民，
样样要文化。

叔叔教刺杀，
剃刀闪闪亮，
草人当作美国鬼，
一刀穿胸膛！





田头选好种，
好种出好苗，
“做颗红色的种子”，
——牢记党教导。

贫农老爷爷，
给咱讲村史，
做个革命接班人，
永记血泪史！



真假地雷阵

南京部队 慕彦夫



现在讲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李家沟有一个儿童团长，叫李小路，那一年十二岁，属猴的，圆圆的脸蛋，高鼻梁，一对大眼睛又黑又亮，说起话来有条有理，做起事来干净利落，不管是宣传抗战，站岗放哨，帮助军属，还是读书扫盲，他处处带头，样样领先。

提起鬼子，李小路真是把他们从头恨到脚。他家本来有四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他妈妈，他爸爸在区里当区长，哥哥在八路军里当排长。可是在前一年鬼子“扫荡”的时候，他妈妈被敌人用刺刀捅(tǒng)死了，李小路真是又伤心又愤恨，成天想到前线去打鬼子，替妈妈报仇。可是八路军因为他个头矮，怕他行军打仗跑不动，没有收他。李小路心想，当不成八路军，当个民兵也行。哪里知道，民兵队长李二叔说他年纪小，爬山越岭赶不上，也不要他。李小路没办法，只好一天到晚爬单杠，吊门框，见了树枝也要上去荡一荡，可是练来练去总长不高，他只好叹着气，仍旧当他的儿

童团长。

这时候正赶上学校里放麦假，李小路整天领着儿童团员在民兵屁股后面转。民兵射击，他们跑去看，民兵练操，他们也跟着去参加，民兵不让去，他就领着儿童团员自己干。你看他，背(bēi)着一支木头小手枪，带着一群小队伍，有扛(káng)木头枪的，有背泥手榴弹的，假地雷、假机枪，真是应有尽有，样样俱全。上午爬山头，下午转山沟，埋地雷，野外打靶，民兵干啥他们干啥。有人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反映说小路这孩子只顾领着孩子玩，儿童团的工作落后了。民兵队长李二叔听了很着急，有一天找到李小路说：“路子，把你们儿童团最近的工作汇报(huì-bào)一下吧！”李小路说：“从放麦假后，我们开过一次会，研究了反‘扫荡’中的儿童团工作，给军属担了一百五十二担木，拾了五百斤柴，扫了二十个院子。还有，我们做了八支枪、三十个手榴弹、十五个地雷。”李二叔笑起来说：“什么？什么？你把玩刀弄枪调烂泥也算上了？”李小路说：“怎么不算，我们是在准备反‘扫荡’呀！”李二叔看见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并没有只顾着玩，心里很高兴，不过又说了两句：“路子，玩刀弄枪可别耽误了正经事。凭着你们这些破木头，烂泥巴能打败鬼子，那还要咱八路军、民兵干什么？孩子，你都这么大了，又是个‘团长’，也应该懂点事了。”李小路被二叔刮了一顿鼻子，心里很不服气，他想，你瞧不起我们儿童团，我们就做个样子给

你看看。

这天早晨，李小路把儿童团员集合起来，准备上山拾麦穗(mài-sui)，刚走出村头，就听到村里的“广播台”喊道：“乡亲们，城里的鬼子已经出动，要来抢我们的麦子……”村中顿时忙碌起来，有的藏粮食，有的藏物资，老人、妇女、孩子都提前转移了。李小路叫一些年纪小的团员跟着大人转移，又对一些年纪大的团员说：“同志们，快去把咱们那些‘地雷’带上，说不定到时候会有点用处。”说完，他就带着儿童团员去背“地雷”。

路过民兵大队部时，他们突然被一阵说话声吸引住了。只听李二叔说：“同志们，上级发给我们的地雷眼下还运不到，咱们手头只有二十多个地雷。要是把每条路都埋上，力量就分散了；集中在一条路上，又不知鬼子从哪条路上来！”一个粗嗓门说：“上次咱们在东大路上炸死四个鬼子，这次他们不敢走这条路了。”一时有的主张把地雷埋在村北小路上，有的主张埋在村东大路上。七嘴八舌，各有道理。最后李二叔说：“同志们，大家这些意见都很好，我们就决定把地雷全部埋在北小路上，万一鬼子从东大路来，我们就在东山上打他们，反正不能让鬼子进村。”李小路听到这儿心里想：上级不是号召开展真真假假地雷战吗？要是鬼子真从东大路上来了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对小伙伴们把小手一挥说：“同志们，把咱们的假地雷埋在东大路上，吓他们一跳。”团

员们一听要埋地雷，真是个个高兴。他们背起泥地雷，拿着工具，飞快地往东大路跑去了。

东大路是直通城里的一条大路，南面是山，北面是一片收割完了的麦田。李小路选好了地形，就指挥大家埋起泥地雷来。他们把泥地雷埋在路旁边，埋在路当中，完全按着民兵的办法，有拉雷，有踩雷，有绊雷，也有连环雷。埋好后又在上面积撒上千土、驴粪，印上驴蹄子印。李小路检查了一遍，觉得要是像真地雷一样埋得好好的，鬼子就不容易发现。于是他又叫大家撒上一点湿土，这里露出一截绳干，那里露出一段铁丝，就像刚埋好地雷，还没来得及伪装就转移了的样子。这时有个团员提议说：“咱们净是些假雷，只能吓唬鬼子，伤不着他们，最好再弄些真狗屎埋上，炸不死也臭他一顿。”李小路说：“好，咱们就埋个狗屎雷。”立刻，有的挖坑，有的弄狗屎，他们把两个老鼠夹子放在下面，又放上一块四寸见方的木板，木板上面放上臭狗屎。埋好后，李小路假带着团员们上了东山，准备看看热闹。

不多一会，鬼子的大队人马果真来了，前面走的是头戴钢盔(kuī)、脚穿大皮鞋、挑着“武运长久”膏药旗的鬼子兵，里面还夹着一个骑大牲马、挎(kuà)指挥刀的鬼子指挥官，后面是一群赶着牲口、推着车子、扛着扁担准备抢粮的汉奸队，他们顺着东大路，直奔李家沟来了。

为什么鬼子又要走东大路呢？原来他们想，李家沟的

民兵是出名的足智多谋，上次把地雷埋在东大路上，这次准把地雷埋在村北小路上，因此，他们偏偏走老路。鬼子虽然这样判断，可还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一个鬼子忽然惊叫起来：“地雷！”其他鬼子一听“地雷”两个字，就像老鼠见了猫，一个个吓得直往后缩。那个指挥官装作胆子大，翻身下马，拔出指挥刀喊道：“统统的起出来！”鬼子兵叫地雷吓怕了，一个个像猴子吃了芥末——干瞪眼，谁也不肯靠前。这时有个老鬼子兵，生得满脸横肉，从后面走来，一个立正向鬼子指挥官说：“报告队长，我的干活！”这个老鬼子兵来到中国后，烧，杀，抢，劫，做尽了坏事。要说他不怕死那是假的，他是想趁机在上司面前露一手。他拿着一把小铁锹(xiān)，瞪着一对老鼠眼，趴(pā)在地上起地雷。也不知是累的还是吓的，不一会，头上的汗就像下小雨。起着，起着，忽然“啪嗒”一声，一块粘呼呼臭烘烘的东西弹了起来，糊了他一脸。他嚎叫一声：“地雷响了！”一个翻身跌倒在地上。他这一喊不要紧，周围的鬼子像听到了口令，唰地一声，全都卧倒了，又整齐，又麻利，连那个指挥官也吓得脸色发黄，直往马肚子底下钻。老鬼子兵躺在地上，半天不见地雷响，伸伸胳膊，蹬蹬腿，也还灵活，就是脸上那粘呼呼臭烘烘的不知啥东西。他伸手摸了一把一看，真是又羞又怒，原来是滩臭狗屎。他忙站起来向指挥官报告说：“队长，是个臭地雷……”鬼子指挥官一听，弄糊涂

了，说：“不管香的臭的，统统的给我起出来！”老鬼子兵说：“队长，不用起了，全糊在我脸上了！”

先不讲鬼子兵挨了“狗屎雷”，出尽了洋相，再说民兵队长李二叔带着大家把地雷埋在村北小路上，不料鬼子却顺着东大路来了。李二叔后悔没把情况估计正确，便带着民兵直奔东山，准备打敌人的伏击。他们刚爬上山坡，突然被一阵笑声惊住了，过去一看，只见李小路和十几个儿童团员，趴在一块岩石后面，笑得前俯后仰，喘不过气来。李二叔真气火了，劈头就是一句：“谁叫你们在这儿瞎胡闹，反‘扫荡’也好开玩笑？真是越来越不像话。快到南山去躲着，我们要打仗了！”李小路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说：“二叔，我们已经打响了！”接着李小路把他们如何埋假雷，以及鬼子挨了“狗屎雷”炸的狼狈相，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李二叔听了以后，心里高兴起来，没想到孩子们那些破木头、烂泥巴还

真管用，可是他又不愿在这个时候表扬他们，便疼爱地

说：“瞎胡闹！快隐蔽好，不准到处乱跑！”

再说





鬼子挨了“狗屎雷”以后，发现前面路上还有地雷，少说也有十几个。鬼子指挥官想：怪不得别人都说李家沟的民兵厉害啦！这真真假假的地雷阵谁也搞不清，如果把这些地雷都一个一个起出来，恐怕到天黑也起不完。于是他跳上了大洋马，把指挥刀向北一指说：“改道，从北面进村！”

在山头上的李二叔，一看鬼子转向村北小路上去，心里可乐开了，马上抢先到了那边。等到鬼子全部进入布雷区，他大喊一声：“同志们，打！”一排子弹飞过，紧接着轰隆一声，地雷爆炸了。只见那个骑马的鬼子指挥官坐了“飞机”，在一团烟雾中腾空而起，在空中连翻两个跟头。其他鬼子兵像群屎克螂，跑到东面东面炸，跑到西面西面炸，趴在地上地上炸，碰到石头石头炸，一时烟雾四起，雷声震天。李二叔看见鬼子被炸得人仰马翻，血肉横飞，没有炸着的转过身去抱头鼠窜〔cuān〕，他把手向空中一挥说：“同志们，冲啊！”

民兵们端着枪直冲下山去。李小路看见民兵去追鬼子，也学着二叔的样子，把木头手枪一抡(lūn)，想带着小队伍跟上去，可是被二叔喝住了。

村北的小路上，到处都是被炸死的鬼子兵，步枪、刺刀、水壶、钢盔撒了一地，准备枪粮的牲口、车辆挤作一堆。可是等李小路他们到了这里，民兵已经打扫好了战场，他们只在麦田里找到一把指挥刀，李小路心里真有些泄气呀！

这时，李小路的爸爸李区长带着区中队赶来了。他看见民兵缴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笑咪咪地对二叔说：“老二，你们打得真不错呀！”二叔这时才想起李小路来，说：“大哥，这一仗说是我们民兵打的，还不如说是儿童团打的。你那孩子鬼点子真多！要不是他们那些假地雷，说不定鬼子会跑了！”说到这里，二叔又后悔地说：“唉！为了这些假地雷，我还批评了他们一顿哩，这回你可得替我说几句好话呀！”李区长老远就看见儿子李小路，扛着一把指挥刀，脸上好像有点不高兴。他走向前去说：“路子，怎么不高兴呀？你们儿童团配合得很好嘛！假地雷巧炸真鬼子，这可是个新发明啊。快准备一下，到别的村里去介绍介绍。”

从此以后，李小路经常带着小队伍跟着民兵练武演习了。后来又配合民兵打了好几个胜仗。

李宁远插图

农村少先队故事



割芦苇

金山县 宋顺康

秋天，稻子熟了，沉甸甸(chén-diàn-diàn)的稻穗压弯了腰，眼看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粮食大增产，却又给张家生产队带来了新问题——仓库不够用了。队委会和贫协委员会一商量，认为最省的办法是组织劳动力去割芦苇，编些栈条，加高粮囤(dùn)，这样，多放几万斤稻谷就沒问题了。但是眼前正当准备三秋的大忙时节，要抽出劳动力去割芦苇，真好比落雨天借伞，不是时候，只好等大忙过了再说。

这个消息，像一阵风似地吹到了少先队中队长张大刚的耳朵里。他连夜召集队员开会，把情况一说，大家的劲头来了，都说：“少先队应该为生产高潮出力，割芦苇这事我们包了。”从村里到芦苇塘有六七里路，他们去年跟着大人去过几次，也算得熟门熟路了。少先队开完了会，大刚就准备去找三公公商量一下。三公公是队里的仓库保管员，他人老心红，热爱集体，对少先队特别关心，少先队有什么活动，常常请他“参谋参谋”。大刚才走了几步，又一想，不好，三

公公百事小心，听说他们这些小娃娃独自摇船去割芦苇，肯定不会同意，还是不告诉他的好。他掉了个头，找生产队长去了。队长听大刚一说，连声称赞：“好，好！你们少先队主动为生产高潮出力，这还有什么说的。不过……”大刚一听到“不过”两个字，急了，连忙说：“队长，是我跟大龙、小林、小强四个人去，我们四个都又会摇船，又会游水，你放心好了。”队长笑着说：“你这个机灵鬼，我话还没说出口，你就知道了。行，就这样吧。小小孩一个也不准带去。要不，闯了祸，我打你屁股。”大刚乐得眉开眼笑，找了大龙他们，连夜准备好小船，船帮上用红漆写上几个大字——张家生产队三号。

第二天，东方刚刚发白，大刚、小强、小林、大龙四个孩子带了镰刀，在村口小河边跳上了船，拔篙起橹，一会儿就出了村。小强拿出一面红旗，插在船头上，那红旗迎风招展，威风极了。小林坐在船船(chuán-shāo)上，禁不住哼起快板来：“迎摇大丰收，割芦打先锋，一早就开船，少年立大功。”大家听得心里甜丝丝，热呼呼的。

太阳升到一竿高的时候，他们摇到了大河口。大刚使劲摇橹，小强也来帮忙，齐心协力，一口气把船摇到了对岸，只见眼前一片芦花随风摇摆。他们好像找到了宝藏(bǎo-zàng)似的，连忙七手八脚地扣好了船，跳上了岸，一个个把镰刀往腰里一插，向芦苇塘奔去。不料刚跨出几步，就见芦

苇塘里有一只船，上面装满了芦苇，船头上也插着一面红旗。大刚眼尖，一下就认出那船上三个人里面，摇橹的就是北面李家生产队的少先队中队长李虎生，还是他的老同学呢！“虎生，虎生！”“噢，大刚，你们也来了！”“来是来了，可是来迟了。你们来得好早啊！”

大刚朝着虎生他们的船奔过去，一看：不好，虎生他们的船装得太重，这时已经搁在浅水里摇不动了！大刚向大龙他们一招手，四个人立刻跳下水，帮虎生他们推起船来。大刚说：“虎生，你们割那么多芦苇干什么啊？”虎生说：“你不知道，我们队里今年粮食丰收，要编栈条做粮囤嘛！我们昨天干了半天，今天天还没大亮就来装船，谁知道装了一半船就满了，还剩下一半在那里呢。你们也来割芦苇吗？”大刚说：“是呀，我们队里的仓库也不够用，等着编栈条呢。”大家一边说，一边把船推出芦苇塘，进了大河。大刚他们这才上了船。

说来也巧，正在这时候，天气变了，突然刮起了大风，船身一插一晃，浪头朝着船头哗哗地冲过来。大刚忙说：“虎生，快把船靠岸，我们拉纤(qiān)送你们回去。”虎生摆摆手说：“不，不！你们也有任务，我们自己……”他话没说完，一个大浪冲来，船身一侧(cè)，哗——，一股水灌进了船舱，大家慌了。大刚抢过篙子，拚命地把船往浅滩上拢(lǒng)，大龙、小强、小林跟虎生他们，一个个跳下水去扶住船帮，这才

把船身稳住。虎生抹了把汗说：“大刚，你们干你们的去吧！”大刚说：“你们为集体，我们也为集体，有困难应当相互帮助。我们回去晚一点，怕什么？”虎生看看自己三个人也的确没办法把船摇回去，只好让大刚帮着他们拉纤的拉纤，摇橹的摇橹，好不容易才把船摇到李家生产队。大刚他们帮着虎生把船扣好，回头就走。虎生拉住大刚，定要派几个人去帮助他们割芦苇。大刚一声一个“不要”，直挣扎着要走。虎生最后只好苦劝大刚到芦苇塘去把他们剩下的芦苇运回去，这样回到家里，也还不晚。大刚心想，再不答应，不知道会缠(chán)到什么时候去，只得先答应了。等到他们一奔回芦苇塘，就自己动手割起芦苇来了。

到太阳离地面丈把高的时候，他们已经割了一大堆芦苇，看样子已经够装一船的了。大刚放下镰刀，走到河口一看，楞(lèng)住了：他们的船哪里去了呢？没有船，这么多芦苇怎么运回去啊？他们找了一阵没找着，急得团团转。还是大刚拿了主意：“干着急有什么用？我们



沿着河一路找去。船是队里的财产，不找到不罢休。”他们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找，但是，哪里有船的影子！他们越近村子，心里越急，可到了村口，只见岸边停着一只船，船帮上明明白白写着“张家生产队三号”几个红漆大字，正是他们那只不见了的船。更奇怪的是，船上装满了芦苇，三公公和队长正带着少先队的小伙伴在往岸上卸(xiè)芦苇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天一早，三公公到镇上供销社去买毛竹，准备编栈条。他买好毛竹回到村里，听队长说大刚他们去割芦苇了，马上眉头一皱，说：“你也真大意呀！刮这么大的风，让几个孩子下芦苇塘去！他们怕我不答应，就瞒着我来找你。要是闯了祸，看你怎么交代？”他不等队长回话，就急匆匆地奔去找大刚他们。这时候风刮得正猛，队长也急了，扔(rēng)下手里的活，紧跟着三公公来到大河口。他手搭凉棚往对岸一看，岸边扣着一只船，就对三公公说：“三叔，你放心吧，船在这里，料他们也跑不远。”说着就喊了起来：“大刚——，小强——，小林——，大龙——”喊了半天没人答应，队长和三公公只得绕个大圈子，从桥上过河去，进芦苇塘去找。哪里知道，他们东溜西转，只找到一堆割倒的芦苇，就是不见大刚他们的影子。三公公尽埋怨队长，队长说：“三叔，你放心。大刚这孩子踏实，不会出什么乱子。我们先把他们割的芦苇运回去吧。”三公公跟队长把芦苇装上了船，摇回村来。可他嘴里还在唠叨：“这帮小顽